



阳光， 女日期将至

虫鸣◎著

十三年前，

少年男女间青涩的倾慕反而引来一场夺命危机；

十三年后，

在误解重重的荆棘路上，他们的爱情将如何继续？

◎ 朝華出版社

（CIP）数据

《阳光，女日期将至》 虫鸣著。——北京：朝华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224-0202-5

Ⅰ. ①阳… Ⅱ. ①虫… Ⅲ. ①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1211号



至春限有 发行

阳光， 女日期将至

虫鸣◎著



朝华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167号 邮编：100027 电话：010-6461222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光, 如期将至/虫鸣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54 - 2016 - 8

I. 阳… II. 虫…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7451 号

阳光, 如期将至

作 者 虫 鸣

选题策划 杨 彬 侯 开

责任编辑 李 磊

特约编辑 石 颖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熊琮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016 - 8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推荐序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

霍艳

虫子找我来写《阳光，如期将至》的序言时，我是受宠若惊又忐忑不安的。小时候虽然痴迷于言情小说，但都是台湾的席绢、于晴之路数。王子与公主的故事令人百看不厌，但说到印刻在脑海里的，想想并没有什么。虫子的故事则不一样，从《一把桃木梳》到《二五年华》再到《阳光，如期将至》，我记住了太多坚强勇敢的女性——来茵、沐阳和夏茹溪。她们在繁杂的生活里坚守自己那颗水晶般明亮的心，哪怕遭遇挫折、经历磨难，柔弱的身躯也能独自挑起千斤重担。虫子笔下的女孩子就像一株生命力顽强的小草，在暴风骤雨中挺直自己的腰杆，为的是在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绽放自己璀璨的笑容。

我想虫子之所以特别钟爱这些坚强的女性，是因为那种坚韧是尘世女子所不具有的吧。所以她用笔写下来，让每个读书的女子去比照自己，才能发现坚强是多么重要。

我在和夏茹溪的比较中，发现了自己的柔弱。而正因如此，我才迫切地需从夏茹溪身上找到让自己坚强的理由。

夏茹溪身处困境，造假学历被揭穿，工作被辞退，有房贷压力，亲人病重，连爱车都不得不贱卖。她的人生被垒起了一座厚厚的高墙，想逾越却不想依靠男人，这就需要她付出比平常人更艰辛的努力。她与不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却要强颜欢笑，对于一个冷静自主、能独当一面的女人来说是太过屈服的事情。而更令人难过的是，少年时共谱恋曲的蔚子凡明明就站在她的面前，而她却要用另一个身份与他交流。她痛苦地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不去撕裂前尘往事的伤疤，只为了能够静静地陪伴在他身边。

原来那句煽情的话用在虫子的故事里竟然是那么应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虫子笔下的女子都有不为人知的过往，夏茹溪的出现对读者来说始终是个谜团。她究竟为何隐姓埋名？为何聪慧过人却拿不到一纸学历？为何漂亮的容颜下隐藏着一颗读懂世态炎凉的心？为何一个优秀的男人放在她面前，她却不停地躲闪？随着故事的推进，谜团逐一被揭开——没有阳光的童年，背负的恩怨情仇，都成了夏茹溪冰封了心门的原因。那份本属于少女的青涩与温情，在夏茹溪身上幻化成一个坚硬的外壳，她拼命闪躲每一个试图靠近她的人。但她躲不过蔚子凡，不光因为十五岁时的交集，更因为她和蔚子凡其实是那么相似——渴望被爱却害怕伤害，于是封闭了心门。两个冰冷的人在一起，擦出的爱情火花却照亮了整片夜空。蔚子凡明知道夏茹溪那么像伤害过自己的语心，却依然忍不住要去靠近她；夏茹溪明知道接近他只是为了拿回属于叔叔的一件东西，却又无反顾地大声对他说出了爱。冥冥之中的缘分，躲不开，逃不掉。不堪的过往只会让两个被磨砺得棱角分明的人更加珍惜现在。

我想，虫子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只要我们足够坚强，坚信光明与自由的存在，暴风骤雨后的彩虹才会更加绚烂夺目。

我和虫子的相识很偶然，言情小说是我多年来未曾接触过的一个领域，我与她小心翼翼地交流，才发现她是一个如此勤奋而敏感的作者。每当深夜我百无聊赖地打着游戏的时候，虫子都在奋笔疾书，开始新的篇章。她甚至为了写完《阳光，如期将至》而闭关了一段时间，掐掉电话和网线，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这种对文字的热忱是我这个写了多年的作者也不曾有的。虫子也很在乎读者对她的评价，每篇评论她都会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遇到好的评论她不会拿出来炫耀；而遇到批评，她都会难过好一阵子，然后虚心请教周围的朋友，让大家帮忙指出缺点和不足，在接下来的篇章里继续努力。所以三本书下来，我看见了虫子的不断进步与突破，我想这比书的销量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更加重要，她在创作每一部新的作品时都能得到一次心灵上的蜕变。

我与虫子和世上的大多数女孩儿一样，小心翼翼地守着一些东西，藏匿一些过去，因为害怕而不敢去追求更多的幸福。我想看完这部作品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和夏茹溪对比一下，为什么她能把身上的坚韧发挥到极致，我们却不能呢？

最后，希望读者们喜欢这本书，也继续支持虫子大人。

目 录

推荐序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
霍艳

I

饱尝生活的辛酸

3	Chapter 1 失业
13	Chapter 2 故人
22	Chapter 3 宿怨
31	Chapter 4 创业
40	Chapter 5 阴影

II

不可触及的恋情

53	Chapter 1 同居
63	Chapter 2 间隙
73	Chapter 3 误会
82	Chapter 4 回归
93	Chapter 5 计谋

III

潜伏已久的暗潮

105	Chapter 1 信任
114	Chapter 2 忘记
122	Chapter 3 父亲
130	Chapter 4 挽留
139	Chapter 5 度假

IV

迎面袭来的风暴

153	Chapter 1 忧惧
162	Chapter 2 果农
171	Chapter 3 过往
182	Chapter 3 回乡
190	Chapter 4 家人
200	Chapter 5 磨难

V

凶残暴戾的樊笼

211	Chapter 1 囚禁
222	Chapter 2 承诺
228	Chapter 3 重逢
239	Chapter 4 黑暗
247	Chapter 5 逃脱
255	Chapter 6 病愈

269	尾声 如期而至的阳光
-----	------------

饱尝生活的辛酸

I

她往前走，在一个圆形的世界里一直往前走，即使逃不出回到原点的命运，她依然只能往前走，停下来就意味着她会与枝头飘落的叶子一样的命运——再也不能复活。



Chapter 1 失业

人才市场附近总有许多办假证的人在徘徊，多数人都不会理会他们，夏茹溪却是少数人之一。

从车窗里看去，人行道上黑压压的人群，男女的年纪都不过二十来岁。

过了国庆，滨海市的气温不降反升，炙热的太阳光照射着大地。看到拥挤的人群，夏茹溪便庆幸自己身在有冷气的空间里。

那些年轻的男女似乎已经习惯了，他们腋下夹着文件袋，自大楼的门口进进出出，门上方招牌上的字只能看到一半——人才市场。这是滨海市里唯一没有淡、旺季的市场。

安静的车里响起手机铃声，夏茹溪从仪表板上拿起手机，蹙眉许久，按下接听键，里面传出的声音却清脆悦耳。

“我跟一家公司的老总喝茶……呵呵，是啊，不过不大喜欢这家公司，可能会拒绝吧……那你们玩得开心点儿，拜拜！”

她把手机扔到副驾驶座上，开着白色的丰田“花冠”穿出巷子，直接驶进一家旧车交易市场的仓库里。一个穿着亮蓝色工作服的年轻女孩儿走过来，夏茹溪下车后目光扫过劳斯莱斯、宾利、宝马、奔驰等名车，然后拍拍“花冠”的车顶，声音很低地问：“这辆车值多少钱？”

女孩儿把车看了一遍，又问了问车况，报了个价：“八万左右。”

夏茹溪愣愣地瞅着女孩儿，“这车原价是十八万，我才买了三个月，开了不

到一万公里，就要折价十万？”

女孩儿像是很理解她的心情，安抚地笑笑，“小姐，新车下地打三折，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了。”

夏茹溪钻进车里，跟女孩儿道谢：“麻烦你了，我就是来咨询一下价格。”

女孩儿笑着说：“明白，您慢走。”

“明白”这里面包含的意思多了，是明白她对价格不满的心情，还是明白她不得已要卖车的窘况？夏茹溪僵硬地笑了笑，砰地摔上车门——这是她首次如此狠地对待宝贝新车。

城南的美容院里，徐莉莉挂断电话，把一只黝黑的手伸出去给小姐护理。旁边床上刚做完护理的于惠坐起来问：“她来不来？”

“她说正跟一家公司的老总吃饭。”徐莉莉说完躺下去，又发出一声“呵——”，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让于惠听到。

于惠接上话：“是吗？那她很快就有新工作了，是好事啊。”

刚躺下去的徐莉莉又坐起来，她的额头上生了许多小痘子，整张脸上的皮肤就像烧糊的锅巴。她语速极快地说：“我看她是吹吧！谁都知道她是用了假学历，新老总还没到任就把她给开除了。”她笑得有些贼眉贼眼。

“我猜，当初她爬到经理这个位置上，就是跟原来的老总暧昧，不然我们这么大的公司，怎么会连个假毕业证都查不出来？”徐莉莉一笑，额头便起皱了，她身体胖，动一下又出了许多汗。面膜被汗水泡软了，她习惯性地用手指去抠，里面的液体便流了出来。

于惠原本要拿牛奶喝，这会儿只嫌恶地看了徐莉莉一眼，手也收了回来，笑着看向别处，“听说新上任的老总是董事长的独生子，自家的企业，肯定容不得弄虚作假。”说着，她换了副惋惜的表情，“只可惜新老总不了解情况，夏茹溪的工作能力还是很出色的，学历本来就说明不了什么。”

徐莉莉哼了一声。她原本就嫉妒夏茹溪长得漂亮，职位比她高。夏茹溪有着那种她所没有的与生俱来的骄傲，总让人觉得自己不如她。每当夏茹溪站在她面前，就高出她一个头，她恨不得用绳子套住她的脚踝，使劲儿一拉，让这高个子轰然倒地。这回终于如愿了，虽然不是她亲自下手，心里倒也痛快得很——那女人这回被绊倒，估计是站不起来了。

徐莉莉这样想着，心里一激动，竟然跳下了床，肥硕的臀部抵着床沿，“学

历虽然不能说明什么，可于惠姐你得承认，一个人要是没翻过高考那道坎儿，是没什么意志力的。”或许因为自豪，她下意识地抬头挺胸，“况且，她有能力又怎么样？弄虚作假说明她人品有问题，哪家公司还敢用她。”

徐莉莉说夏茹溪的时候，于惠心里也是激动的。徐莉莉每痛斥一次，她就有扇夏茹溪一个耳光的快感。然而她却是慈眉善目地望着徐莉莉，惋惜地叹了口气，“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她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徐莉莉仿佛也觉得自己情绪过激了，赶忙缓和了神情，笑道：“于惠姐，你人真好。老实说，公司里几百名干部，我只跟你谈得来。”

于惠只笑了笑，没有说话。

大公司往往被分成很多个小集团，精英分子是一类，发狠钻研技术的是一类，有共同爱好的是一类，最特殊的便是有共同敌人的一类——他们嫉妒或仇视的某个人像一块磁石，把他们全部吸附到一堆，一旦没了磁石，他们也就零零落落的了。

夏茹溪就是那块磁石，如今她走了，于惠也不愿意再敷衍徐莉莉这种肤浅又丑陋的女人了。她现在只琢磨着夏茹溪是不是真的被其他公司请去了？

夏茹溪开车回家时经过人才市场，她放下了车窗，热浪扑面而来，那些在人群中穿梭的求职者或一脸欣喜或一脸失望地走到站台上。她明白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再找不到工作，只能露宿街头，或是返回老家了。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表情，无论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紧攥着履历夹的样子勾起了夏茹溪沉积在内心的辛酸与恐惧——她不要再跟他们一样，奋斗了这么多年，还要以一个高中学历去找工作。

人才市场附近总有许多办假证的人在徘徊，多数人都不理会他们，夏茹溪却是少数人之一。

六年前，二十二岁的她还是一家小工厂的文员。她不甘愿待在那破破烂烂的厂房里，便辞了职，在人才市场进进出出半个月，然而愿意雇佣她的公司，大多数规模跟她从前待的小工厂差不多。某天她再次从人才市场里出来时，一个办证的人跟着她，小声说：“小姐，办一张好了，办一张找工作顺利，我们做得跟真的一样。”

她原本是要厌烦地避开那人的，手扬到半空中，她竟鬼使神差地问了句：“跟真的一样？”



那人说假了不要钱。

她拿着伪造的本科毕业证与学位证找到了工作。当然，之前也有公司查出来过，每当人家说“你的毕业证有问题”时，她在那种蔑视的目光下羞愧得无所遁形。最后一家公司没查她，笔试的主考官也是后来一路提拔她的总经理，在三十多份考卷中，只有她的试卷上有涂改液涂改过的痕迹。主考官很诧异，通知她来复试时才知道原来是在别家公司笔试时，答错了题目便只能揉掉试卷，再拿一张新的试卷重新作答。她觉得很浪费，所以自备了涂改液。

主考官说：“很好，公司的所有资源我们都应该当成私有财产来节约。”

在公司工作了六年，她从办公室文员变成行政经理，虽然运气是有的，但是由于她一心扑在工作上，甚至未交过男朋友。

一份光鲜体面的工作却是用见不得光的手段获取的，她晚上经常做梦，自己的假文凭被人查出来了，公司的同事指指点点，提拔她的总经理狠狠地戳着她的额头，骂自己瞎了眼。

她惶惶然地过着每一天，晚上平安无事地回到宿舍，便觉得日子是赚来的。

去年是她坐到行政经理位置上的一年整，她为公司招揽了大批人才，节省了近六百万元的各项费用。她拿到奖金，便交了首付，在公司附近供了一套两室两厅的小户型。今年，她拿炒股赚的钱买了这台“花冠”。物质上的充足，使她暂时远离了噩梦。

两个月前，老总约她吃晚饭。在酒楼的包房里，历来严肃的总经理喝多了，他年逾五十，身板硬朗削瘦，是那种一喝酒就脸色发青的人。

一瓶茅台喝完，他支在桌上的胳膊晃来晃去，脸色黯淡地对夏茹溪说：“对不住，茹溪，我保不住你了，说不定过两天，我也得抱着自己的东西走人了。”老总用一种“老牛舐犊”的目光看着她，然后涌出两滴浑浊的泪水。

把老总送回家后，夏茹溪约市场部副经理于惠出来吃饭，得知被老总经理提拔的市场部经理已于早上到国外出差，要一个月后才回来。

后来她才知道，市场部经理是老总经理手下的人，公司调他出差是别有用心。

第二天，行政部经理伪造本科学历一事以野火蔓延之势在公司传开，原与她交好的各部门经理非但没有禁止下属的言论，甚至对她避而不见。

那天，除了在公司里嚷嚷着她有多么虚伪的人之外，似乎其他人都很忙。

这并不是件大事，可偏偏无法收拾。她的几个硕士毕业的下属偷偷地向上

面反映：虽然她有能力，但他们不甘心被一个弄虚作假的高中生愚弄。一呼百应，公司里博士、硕士的高学历员工都表示了不满。老总经理在一个星期后向国外总部递交了提前退休的申请报告。

夏茹溪终于明白了老总那天为什么会流眼泪。

一个人起早贪黑地工作了几年，把国内分公司的事务理顺了，公司员工对他敬重有加。可董事长这时候派独生子过来，自然是要改朝换代的。因此，她这个学历不高，上位才两年，却与老总经理交情甚好的行政部经理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逼他退位的棋子。

她假造学历的事情已经在行业内传开，离职一个多月，她试图通过以往的交易来寻一份工作，都被人打发了。

公司里当然有恨她的人，离职后的第三天，她假造学历的事便被散布到网上，并歪曲事实地指责她工作表现差，勾引老总经理得以上位。她成了网友口中寡廉鲜耻的女人。她投出的简历大部分石沉大海，也有一两家公司约她去面谈，聊的却不是有关工作的问题。夏茹溪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好奇，或许，通知她面谈只是为了看看她这个人究竟无耻到什么地步。

如果说人生中的逆境是每个人必须无条件承受的，那么当你遭遇过多次逆境，一路越挫越勇地走来时，也该明白眼泪都是白流的。

夏茹溪猛地踩下刹车，然而车头还是直直地撞上了广场前的台阶。她惊魂未定地瞪大眼睛，蓦然仰起头，将眼泪逼了回去。

俞文勤打来电话时，夏茹溪正为了“花冠”车头被碰掉了一块漆而心疼。新车下地打三折，现在不是得直接拖去垃圾场了？

她收起思绪，接了电话。俞文勤请她吃饭，她拒绝了。可他最会死乞白赖，也明白她今非昔比，于是厚颜无耻地使用老招数——“我在新梅园饭店等你，你不来我也会等到饭店关门。”这招他已经很久没用过了，只因为夏茹溪以往都是一句“我管你死活”，他空等两夜，也就不再说这话了。而今他又提出来，似乎笃定夏茹溪会去。

俞文勤自营公司，专做管理培训，旗下有几个知名讲师，在行业内还是小有名气的。今年三十三岁的他身体健硕，五官端正，长得一副标准好男人的样子。二十九岁那年，他与女朋友分手后不久便认识了夏茹溪。那时他的公司才成立了两年，手下的几名业务员连续几个月做不成一笔业务，眼看父母的棺材本都要被自己拿去付工资了，他才亲自上阵，四处打电话寻找客户。



夏茹溪是接电话的人中最耐心的一个，听他介绍完所有的课程后，她礼貌地说：“你先留个电话，我跟经理商量一下，如果近期有给公司职员培训的安排，会联系你的。”

俞文勤做了多少年的业务，自然听得出来这是客气的说辞，会不会联系可没谱。夏茹溪所在的新维康集团可是大企业，拉到他们的单子够吃上一年的。他忙说：“谢谢，我的电话是……”

夏茹溪说了再见后，他又抓紧问了句：“能不能给我你们经理的电话？”

夏茹溪轻笑了一声，说：“你放心，我明白大家在外面工作都不容易，你只要把资料传真到公司，如果合适，我会联系你的。”

她的笑声仿佛化成无数只小虫子从听筒爬入他的耳朵里，轻轻地蠕动。他的耳根红了，脸红了。而她那句“大家在外面工作都不容易”使他心里莫名地感动。做业务的人常常碰钉子，这般善解人意的女孩儿却是没遇到过的。他叹息一声，人家一个小女孩儿难道容易吗？若是逼她给自己经理的电话，一旦打过去，经理一不高兴定会责怪她。他意识到自己竟然会为别人考虑时，电话咔嚓一声断了。

俞文勤没再打电话去“骚扰”夏茹溪。一个月下来，仍是没有开过一次课，公司难以为继。他沮丧时想起那个善良的小姑娘，便会想象她的情况——应该长相普通，工作认真却不出色，可是她温柔、善解人意。他想得多了，心头便有了个牵挂，总想见见她。

月底最后一天，他意外地接到夏茹溪的电话。电话那头报出公司的名字时，他一阵喜悦，不想过后竟是阵阵心酸。

夏茹溪说：“你们有一套课程很适合我们公司，下午有空吗，方便到贵公司面谈一下吗？”

他愣了愣，赶忙回答：“有有有，随时恭候。”

又是一阵轻笑声，俞文勤为这熟悉的笑声差点儿落下眼泪。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夏茹溪笑完后说：“那就约在下午三点，到时见。”

咔嚓——电话断了，他冲着话筒愣了很久，才蓦地想起忘了问下午她会不会过来。他骂完自己便拉开办公间的门，对外面的员工宣布：“快做准备，新维康企业集团下午到访。”

访客下午两点五十八分到达。俞文勤接到员工的通报后出了办公间，只见

门口站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的身材是少见的颀长，且比例完美，眼睛很大，也很有神采，睫毛浓密得像一对小黑扇子，鼻子和唇都十分秀气。她的脸型小而秀美，五官精致到无可挑剔。她穿着一件灰白色的长毛衫，腰间松松地系着一根棕色的细皮带，外套是一件深蓝色、开襟大翻领的绒面大衣。她就那样端庄地站着，向他微笑。俞文勤觉得她的笑容像古老墙头上盛放的一朵小白花，纯净中透出倨傲的气质。

待她走到他身前，俞文勤才察觉自己失神了，狼狈之余挤出一个仓促的笑容，“您好！请里面坐。”

俞文勤从她的美貌中回过神来，探头看了看大门，美女身后并没有人跟来。他略为失望地摇摇头，想着只有经理一个人来，那小姑娘估计在公司忙着呢。

员工端来茶水，俞文勤与她交换了名片。他拿着那张素白的名片看着，名字是“夏茹溪”，职务是“行政部经理助理”。他冒失地用一种疑问的目光盯着对面的女人——她就是那个小姑娘？

夏茹溪把他的疑问理解错误，以为他是问经理为何没来，便解释道：“不好意思，我们经理出差了，交代了让我过来。”

俞文勤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又听见这句话，便知晓了她在部门的地位。近段时间以来，他想起那小姑娘总是觉得很亲切，猛然见面，他心里却很失落，面前这个完美的女人把小姑娘与他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远很远。

夏茹溪工作的时候很认真，并且非常专业，虽然她提出很多条件，价格也压得较低，俞文勤仍有相当大的利润。敲定合作后，他对夏茹溪千恩万谢，她却只是淡淡地笑着。

爱上夏茹溪，是在后来的合作当中。她亲自察看授课现场的布置。上课时，她忙着为本公司的员工服务；下课后，她要与他一同搜集员工的反馈信息。真正触动他的是，她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记载着一些课堂的学习内容，那应该是她忙碌之余抽空记下来的。

那天下课后，会议场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俞文勤便把一叠厚厚的资料递给她，“这是课程的全部内容，你拿回家看吧。”

夏茹溪随手翻了翻资料，感激地道谢：“你把还没讲过的内容也给我了，不怕我终止合作，拿这些资料回公司请个人来讲授吗？”

俞文勤语气肯定地说：“你不会的。”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即使会那样也没什么。”



夏茹溪敏感地望着他，一双犀利的眸子仿佛要看到他的心里去。她似乎看清楚了什么，便趴到桌子上，一副认真工作的样子，也不再同他闲聊。

从那以后，夏茹溪开始疏远他。他也不急着表白心意，而是把重心转移到公司的发展上。以他目前的状况，没什么资格与她谈及爱情。

待他的公司运营平稳后，他约她到西餐厅吃饭，用一大捧玫瑰花向她表白了心意。夏茹溪只是收下了花，然后平静地吃着甜点。旁边的服务生看得诧异，什么女人可以面对一捧玫瑰花和男人非常有诚意的表白，还能若无其事地吃东西？

俞文勤起先还努力地说明自己的诚心，后来见她吃着盘子里的菜，偶尔抬起头来没有任何表情地看他一眼，只一眼便使他满腔的热情化为乌有，声音也越来越低沉。

她平静地吃完自己的食物，把钱放在桌子上，看着他面前没动的菜，“我吃饱了，你慢慢吃。”说完拎着包离开了。

俞文勤的自尊心被严重地伤害了，望着她的背影，他拿起水杯狠狠地摔在地上，似乎是为了给自己拾回一点儿尊严。玻璃杯发出的响声吓到了服务员和其他人，那个走到门口的人却只是顿了一下步子，便头也不回地朝外面走去。那些地上的碎片仿佛割到了俞文勤的心尖儿，强烈的痛楚感在胸口百折千回。

两个月后，他头一回明白了“爱情没有自尊”这句话。他忍不住给她打了个电话，却再次被她冷冷地拒绝了。朋友知道这事儿后笑着骂他：“你还有点儿自尊没有？没有了你也得给找回来，算我求你了！”

他打了个酒隔，手在那人的眼前摇摇晃晃好半天，才搁到他的肩上，“哥们儿，你求我没用。自尊这东西就跟处子之身一样，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再说突破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女人在男人面前不能装处女，同样的，我在她面前也不能再装得有自尊。”

他说完就垂着头倒在地上。朋友把他扶起来时，摸到他的脸湿漉漉的，当即扶他到卫生间洗了把脸，一边低骂着他：“没自尊还没脑子，喝酒都往脸上洒！”

俞文勤坐在窗边兀自回想往事。夏茹溪这段时间的遭遇让他心疼，也很自私地让他感到有一丝庆幸。她的高中学历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只要她是夏茹溪，就算小学没毕业他也照样喜欢。所以那些人逼她，反倒有可能把她逼到自己身